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二

刑法志第五

東莞尹守衡著

昔我太祖嘗策諸儒生曰朕聞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其用刑也甚簡及其行也甚嚴民擊壤而歌不知有兵何如是之樂哉今莫知其法何有周則五刑亨年八百甚三十世將比三皇五帝何挑路而何挑迭至秦用法倍加五刑聚巨若張密網絕於二世漢高帝除秦苛法約以三章務歲棄市者五十人文帝去肉刑使民無憂稱歲棄市者五百人至景帝而亦去重刑而以笞杖代之

稱歲之棄市者千人享年四百君有二十四帝唐宋之
法比漢輕之而當洪休是也享國兩三皇五帝周而
唐宋各止三百年帝共三十七人而已於斯致國短長
朕不知何特論諸儒比論之人[illegible]上古以來歷代
刑法人多見矣但用之有不未行[illegible]逆順斯汚除修
舉之所[illegible]天之大德曰生[illegible]之大寶曰位太
君摠天之位法天之德安得不代天[illegible]何以衛民生古
稱好生之德亡如舜至其於四凶也尤不誅而舜誅之
四凶誅而天下之民咸服此好生之德所以全也何護

狃於堯之包容而不誅或恣其凶德之蔓延而誅之亦無及也烏在其好生哉或問孔子曰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焉用殺至其爲司寇攝相事七日而誅聞人少正卯兩觀誅三都隳以隳所以爲萬世之孔子也

聖祖嘗曰惟人既衆且靈互計不已而有相殘焉若非天生人君以治之又何言斯民之有所以非懲頑不足顯人君之治若罰惡之道不彰而不罪不懲則將何以育斯民者乎故天生人君必賞善以罰惡若被奸頑暴亂而姑息之使良善含冤而抑鬱則惡者日生善者日

烖何有斯民者哉故制以斧服以衣天子取斷以示政安斯民於仁壽之鄉餘何言哉縣斯以觀刑一人正以生千萬人安在于無刑善人百年然後可以勝殘去殺未及百年何嘗不殺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孟軻氏亦曰今之諸侯猶禦也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是故君子尚德而不尚刑先教化而後刑罰昔漢高帝初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漢二年蕭何攟摭秦法爲九章之律漢尚綱罰不純施盤

禱有次第王叙其存列我聖祖天縱聖王之略萬啓此
乎既爲其王即命禮官爲令一百四十五條頒告天下
及即尊位命中書省李善長等定律若干令以教之於
先律以齊之於後古先聖王所以治天下之大法其是
矣他日御史出决四方之獄予之勅曰風霜木落露結
將霜斯化機之權務此而當時故所以綱縈梳應節候
兆物能皆是理而久長者乎必當理而承候梟市者决
焉爾慎法天時則陰騭爲汝往欽哉余於此未嘗不爲
斂衽誦聖德曰爲天之子體天之心奉天之道固當如

此乎故天有天之律令聖王有聖王之律令春而生之秋而殺之凋宜其所凋榮宜其所榮此天之律令也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虞廷之律令也有文事者有武備匹夫而熒惑諸侯者誅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此孔子欲行周公之道而爲魯司寇之律令也元人事不師古古先聖王典章法度盡已掃地民無律令可守故太祖起而修之與民更始然民不知法一罹刑辟不教而殺君子謂之虐民聖王

不忍故令出而民於是知有法律定而民於是知守法此皆所以教民者也豈尚法哉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皆是之謂也太祖嘗定律時諭李善長等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夫網密則無魚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姦貪吏得因緣為奸則所為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朕與卿等面議斟酌為善長等以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則參歷代集其

成今宜以唐爲法上時時御西樓召諸儒議律官賜坐講論已謂起居注熊鼎曰吾適觀群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特以一已獨見決之衆輒以爲然鮮有執論夫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問對曰主上參於群議斷以睿見誠爲允當請俟書成更與廷臣者詳而後頒之上曰汝言是也其冬書成上與廷臣復閱視上所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猶多律凡二百八十五條大都皆准唐舊而增損之然上猶以爲未協厥中六年復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與學士宋濂等

重修每一篇成輒繕寫進上上揭之西廡壁端親濡翰墨為之裁定其篇目一準唐舊采用已頒舊律二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凡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出入者咸革而是年詔決重刑須從秋後毋得非時以干天和九年復詔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曰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簡便也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今始制律稍未盡善久之能無弊乎卿等其更酌議仍具存革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考訂釐正

凡十有三條以吏戶禮兵刑工爲六類析篇目爲二十
有九約條爲四百六十刑之名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
曰死死二等流三等徒杖笞各五等死刑最重者曰淩
遲徒流重者曰遷徙曰充軍懲惡之戮十曰謀反曰大
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
不義曰內亂貪墨之贓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
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原宥之議八曰親曰故曰功
曰賢曰能曰勤曰貴曰賓律成名雖沿唐然必三四更
而制始定即以五帝三王復治今日之天下無過是也

十七年建法司勑諭刑官曰朕肇法司於玄武之左鐘山之陰其所名者貫城且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圜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私邪政平訟理故獄無囚人貫內空若凡星處其中而有數枚者則刑官非人若中有星明亮者則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爾諸職事各司其事還有以身心法天道而行之耶若如天之所以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以玄武之瀲波映鍾山之蒼翠能不開懷抱而長嘯終日引觴侶酌以快今生庶不負朕肇法司

之所志也汝其敬哉今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皆稱法司刑部有十三司清理十三布政司刑名而各府部寺院諸曹及兩畿州郡亦分隸之十三省之按察命曰提刑猶然外法司也京師自笞以下無不繇部議天下郡國守令議大辟御史按察業允矣非部覆既報可無敢自論決少不當律部輒就讀反之大理寺職專審錄部議於律有出入則照駁停擬讞決而猶有參異則又有圓審夫圓審則都察院集九卿為之推按至于三四訊不允而乃請制決此聖天子所為建[illegible]

之重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詩曰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以皋陶之明允而獻囚于泮何哉蓋必與明經學古之士斟酌出入于疑似之間而後無冤也洪武中錦衣衛典詔獄恭治事重者其拈押頗橫暴酷刑凌虐人上聞之大怒命悉焚其獄具而以所繫囚盡歸法司故是時國有大獄太祖多面訊恐有出于排陷鍛鍊則不能無覆盆之冤上思如此臣民狃於元習徃徃姦生法外上不已亦以法外之刑治之猶不可禁禦上曰朕才疎德薄控御之道竭矣乃采輯官民前

所過犯條爲大誥頒示天下曰此已覆之前車可監也在上古田在於官官法井以給田民驗丁以受田農無曠夫游食者少四民專務以三而士取諸農商出於農行貫於農隙此王教之精也民用鄉德五福響應朕不才不能中明我古先帝王之舊憲夫愚婦效尤見風靡倫不叙是致壽非壽富非富康寧不作如攸好德鮮矣考終命罕聞本古五刑而不治雖出五刑誅之亦何恧焉令出是誥大播寰中敢有不遵者以其罪罪之蓋是將太守縣令至有淩遲梟示者而人不憚也輕生易死

犯若尋常不旋踵而發覺上累朝廷用刑之慘下戕其
家上大恚曰朕言如水人心如石沃之既久未見少潤
加以鐫鑿未見成文不能化者有如是耶復續二誥三
誥犯者如故法亦罔貸上德意亦窮矣乃慨然歎曰良
民君子之心言不在多其心舍矣兇頑之人雖千萬言
朝夕在耳怙終不悛是其自取也三誥之頒良民君子
家傳人誦以爲福壽之寶不亦幾乎仍勅天下臣民更
敢不遵遷于化外詔問刑官因有大誥者減等無則加
等於是天下時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三千

四百餘人上並賜鈔遣還大都是時元主中國已及百年民知有元而已天運旣更豈人力而可爲乎愚儒夏伯啓行剁其指誓不爲明用即三詔諄諄頑民何有哉乃上倂讀道德經因感而嘆曰經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誠哉是言朕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乎乃悉罷極刑而囚役之紏三法司將大誥內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遞年一切榜文禁例悉除之罪合黥刺者律該載外餘犯俱不黥刺雜犯死罪并徒

流遷徙笞杖等刑悉依贖罪條例科斷勒成一代刑書與民遵守晚年特作祖訓首言以後子孫爲皇帝止守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剕劓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淩遲處死聖祖好生之德雖與天下極可也又幸皇太孫仁恕太祖初授之大明律使熟讀太孫復爲更定七十三則以爲律內情法必如是而心始安夫非守成令主乎及其嗣位使與頒命諸臣請求律意率祖攸行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坐臻刑措之風安享有道之長矣不可若而乃好作聰明

變亂舊章徇離間之邪謀自發難端大張大義滅親之綱此何刑政可加于叔父之國哉何怪乎燕王之得以奉祖訓而議其後也南北兩軍朝夕相見陳尸原野洪武中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此豈其時耶已而太宗入國時朝士多忠故君咸目爲亂政姦臣殲相坐之法重參夷之誅似於殺戮太過然當國統擾攘之秋非嚴刑爲足以定之故太宗朝登大寶纂修祖訓凡諸禮樂刑政之屬一與中外臣民遵守其舊罔敢踰軼已而都御史陳瑛往往羅織建文諸臣迎上意上曰彼食其祿

行盡其心勿倣周王櫥常用箭鏃爲烧烙之刑上尋書成倣之上多親出鞭撻強胡仁宗監國秉新定之後行法務從寬厚不事煩苛吏守其官民樂其業刑罰大省本心仁聞溢于遐邇可不謂善繼善述者哉及至洪熙改元首赦建文諸臣族屬聽令家弁還其沒產洋洋乎同天地再生之恩也迨于宣皇每遇刑獄尤加詳慎時法司失入義勇衛軍關群兒死罪群兒入訴上面鞫之之罰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王世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拷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今關群兒非因々

陛豈不冤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群兒若已論決朕必不爾貸亟勑法司曰爾等覆詳天下重獄而犯者遠在千萬里之外需奏當即決何寧無一冤抑若乎其遣廉能官分臨天下公同三司巡按御史及府州縣官詳覆無冤然後審決蓋遣官審錄自此始也是時明興已六十餘載吏治頗疏闊有司雖無仲山父將明之才然天子居高而聽卑午門外有登聞鼓以達冤民每年霜降後承天門外三法司與五府九部有會審名曰朝審詳讞得死猶必三覆五奏未即行刑以是輦轂下無有

不見天日之民至於夏日天氣向炎於是又有熱審重
者脫桎梏輕者出囹圄罪可矜疑因而末減者多多成
化中復有五年一大審之例比於熱審益務從寬天下
十三布政司部寺官差勅分道而往名曰恤刑夫犯法
愚民何處不有茹苦冤民何處獨無非荷朝廷百倍恩
施不多什死深牢銜刀都市乎昔人有言曰我求其生
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無恨也此之謂也至於雜犯死罪
律雖與大辟同科然於法難逭於情可原驅之以死不
如予之以生允若此者律皆予贖呂刑曰五刑之疑有

赦是也又曰罰懲非死人極于病言民之重於出贖甚病也雖寬而非縱也洪武中有以力役而贖者死罪拘役終身徒流照年限笞杖計月日永樂中有納鈔納錢折銀之令成化中有納馬之令嘉靖中始奏為定制在京則有做工納米運甎運灰運炭運石凡六等在外則以有力稍有力為二等迄今率為功令此贖法之行於今日百世可也若一按之律盡從而刑之則何莫非投機觸罟者天下之人無完膚矣豈所以廣上天好生之仁也哉故刑之疑者可贖也而赦不可輕也太祖嘗

有詔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載之於書漢唐及元懦君
承祖業權由奸佞所持因有大赦之說雖脫君子之微
愆善良之誤失而姦頑得為漏網之魚[illegible]含冤於滿地
朕德薄才疎失儆聖人之道相繼行之是致五星紊度
黎庶匪寧悖理乖仁朕今不敢不察若果真犯雖咎罪
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詿誤囚人致罪過失者盡在赦下
凡君臣庶律已修仁勿干刑憲嗣後初登極則赦立皇
后則赦建太子則赦遇災眚則赦大辟者不赦十惡者
不赦繇是觀之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

正大君爲再生之父毋小民無匍匐之赤子猶之天地焉生者吹之枯者嘘之奚非造化恩也今有殺人者而當之以不殺人之罪固大舛謬耳恠有不殺人者而當之以殺人之罪此若直過悞已也或以寃死不有大譴必有鬼禍若律之所及者吾得以其法法之若律之所不及者可殺而不殺不可殺而殺則其法亦有時而窮是以列聖相承有一代聖君各有一代新例然吏之巧也日滋例之增也日繁奇請他比蕭何復與莫能測識故王邦禁者徃徃推案長嘆曰何刑之多門如此乎弘治

中尚書白昂特請于上集累朝之損益而刪定之名曰問刑條例計其時已更六七皇帝矣其所讞決潔為令者不知幾何而問亦甚密矣使執法者而皆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則可倘有甯成義縱王溫舒諸人剡為刑部為廷尉為治獄御史何人不入其法比哉祇以罔民而已故依律以起例權之以就一時之平則可必使與律並行守以為百世之經則不可何也遵先王而過者未之有也不遵先王徒法後王而使高皇法不信於後世謂祖制何問嘗攷之律有重而難行例常從輕輕之可

也輕之而失之過縱可乎律有輕而易犯例常從重重之可也重之而失之太苛可乎至於加死爲重不引律而即引例梟示左重律無斬而例即梟此有如濫觴之水設之南北以爲弃刑人者岡如是乎此非後王之法失也法法者失也所恃仰體聖天子好生之心以爲制治清濁之源者是不在賢執法乎故一例起一罪生昂清之後人之非昂者又撓而濁之嘉靖中尚書顧應祥復清之應祥去尚書何鰲縱其後又希相臣指而加濁之當其時增至三百八十五條爲弃於國中者五十

深年近在神宗之世尚書舒化乃與群屬之有經術精於律者復清之如農夫之去惡草焉務絕其根有礙於律者悉删去列爲二百九十一條觀於靖時十減其半矣因善類之障衛而造化之假手也雖然今之聖子神孫能守太祖律令尚不足以治天下乎非也律之制也太祖參之前後大臣十年始定慮周百世今之推官行法者要在深得其解耳律意不通徒責於比律之不合何怪乎後例者之紛紛刑罰所以不中也故太祖首於吏律即繫之講讀律令之條不講讀不曉律意且罰俸

且降用令至嚴也令人守一郡令一邑及爲一郡司理
有能讀律否耶視三尺之謂何故成化中尚書董方言
上曰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令者無以稱欽恤之
意請選諸司辦事進士教之講讀律令使同本部官問
刑王事鉄即以可用者叙補上從之特選進士楊茂元
等二十人留部問刑其後尚書馬文升爲吏部乃復推
廣方意申明祖制通行天下有司因言漢唐法家多取
瀏門趙宋刑官設科取士皆以慎刑獄而重民命也臣
竊見天下重囚已經部寺官論報先皇帝仁慈不忍殺

人皇上嗣位恩恤詔屡下因而辯理寃枉者多若使先
已就刑則含寃而朝者不知幾何人矣此緣初問官皆
以經術士起家爲有司律學未講律意未明悉聽受於
主文人舞弄所失至此也仍令請勅兩京法司堂上官
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并各府
推官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巡按御史
按察司分司官不時按治考校庶使人精法律獄無寃
抑世底刑措之美矣上是之今之部寺大夫士因亦孳
孳佩服祖制奮作而慕惟然累朝刑政移於廠衛多矣

以顧命老臣及部院之九卿不能得之聖天子之轉圜一武弁安知國法往往竊之內降之旨而能使人生能使人死為法司者不亦難乎孝宗仁聖獨能不干假借嘗曰與我共守此法以有天下民者三公九卿也一日偶於獄意微示輕重尚書閔珪執不背上以語劉大夏大夏曰舜為天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上於是竟從許閔尚書也世宗至英明也猶以一二寵倖私人李陽鳳等獄先下刑部者奪歸鎮撫科臣曹懷言上曰信若是則五刑之用任一鎮撫足矣將使法司為空庭法官為

冤負豈古所謂正聽之公聽之而後王審之耶如皋陶之所掌呂侯之所訓鄭僑之所鑄蕭何之所定豈以一鎭撫能議擬耶而倒持太阿之柄授之也上弗省時當官校逮及縉紳學士恐乃言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正官邪淸平獄訟也設立東廠錦衣衛謂之詔獄所以緝捕盜賊詰訪奸宄也夫職業之廢謂之曠官職掌之紊謂之侵官今後貪官冤獄仍責法司提問然有隱情幽法聽廠衛覺察盜賊奸宄仍責廠衛緝捕然必鞫審明白送法司擬罪於是上悟仍

後刑獄盡歸刑部然國初舊制刑部雖有獄權凡民訟獄非自通政司准行而至者不得聽理防其濫也吏戶禮兵工五部凡有應問罪人亦必發送刑部各不相侵重其權也比後事權不一政出多門嘉靖中鄭曉為尚書言上特申明之而御史鄭存仁按順天檄有司不得以刑部逮問人輒發曉論存仁違制存仁亦執自下而上之律論曉時相嵩諷曉殺一二諫臣不許竟以是搆曉去吉尋下曰自今詞訟在外者屬有司在京者屬刑部天子未嘗不以曉言為是曉去五城御史仍行受詞

如褒時不復遵祖制矣外省民詞祖制自下而上今且自上而下越訴之風不可救止世教日衰訟獄日繁官之政事日益非丞簿尉爭相利於漁獵小民人人私受詞且以下而侵上矣此何法乎國初刑具笞杖訊杖皆用荊太祖嘗行郊壇皇太子從太祖指道傍荊楚語曰古人用此為朴刑取能去風雖傷不害蓋德意如此今則鑑之以帶筋之竹杖刑如制乎枷之制杖罪十五斤徒流二十斤今重至百數十斤矣杻以待死罪今且以待催科頂手之刑如制乎更有用於手者曰搜用於足

者曰夾棍堂皇之下陳列之以爲常刑此何制乎爲有司者吾不知其孰爲鷙鳥孰爲鷹鸇或爲窮怒之所遷及立死其民於箠楚之下甚可憐憫夫刑人于市謂當與衆棄之者也而必于冬月者奉天之威也故非其時若有禁非其日若有禁國之制也今皆以擬而殺人已論時矣豈爾爲民父母之意哉夫朝廷之待獄囚也且有法外之仁恩如囚日米一升寒予之衣病予之藥惟是一切干掫相救予之洗滌惟謹雨露之恩亦渥矣乃今圜土之內纍纍相屬者數倍於曩時有司亦厭苦之

其間每歲死於獄卒之手者不知幾何人且勿問其究竟使之執贓陷之第以片詞陳報曰瘐死即天下事已矣此何法乎夫罪人之當籍没者寸土宜無孑遺矣田地有其租猶存者勿籍斛不及於枯骨天子尚有遺法令使斷不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刑法不明聚斂何繇安生乎世宗時副都御史張潤請行訟牒株連之禁著爲令此誠省刑者一要務也乃後尚書毛愷當穆宗之初復陳刑獄之濫者有六備爲天下有司申飭之濫詞者禁濫拘者禁濫禁者禁濫檄者禁濫刑濫罰

者禁此六濫者寔中今日之膏肓吾不敢謂天下書無

賢有司然行累朝迄今往往重厪廊廟之慮萬曆中左

都御史孫丕揚復有約束郡縣刑罰太過之疏以爲天

下之郡縣分理天下之刑名必須守令刑罰能省然後

郡縣免民可無今天下刑罰最害民者不在大辟遠戍

之重犯而在過捷過罰之輕施重則動必掣肘禍人也

恒難輕則欲可從心禍人也恒易故鞭作官刑刑之輕

者也聽訟者誰不易之然酷吏借此毋以制人之命郡

令罪不至死之人無故而就死地此與[illegible]不待[illegible]

爲天下之傷民生者孰大於此金作贖刑罰之輕者也聽訟者誰不易之然貪吏藉此以利人之財即使犯非破家之人忽令無立錐地此與殺人何異爲天下之傷民財者孰大於此如此而欲民樂畎畝野寧雞大難矣哉方今淫刑濫罰遍半海內茲欲爲生民立命脈爲天下除治平非有約束以遏絕其貪酷接踵之風禍何底止乃於刑罰兩端酌其當省者一十六條條各四款請倣國初成否事例各書一通于郡縣公署以儆官邪已又疏請嚴清天下囹圄言兩京究犯歲伺皇上

德意矜疑鮮不昭雪於天日至於十有三省獄囚奚啻百倍於京師久繫縲絏之中蓋不知其幾千萬人幾何歲月乃君門萬里不得借都人歲與天恩非所以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之聖治也五年審錄之例昔曾通行旋即停止豈不以省在各有審錄御史在那衙御史職掌執法須無歲例臣願皇上施好生之德擴解網之仁始於邦畿終於四海請於巡按審錄之外再申滌清囹圄之法每歲方春時和師兩京會審之規爲各省通行之例按察司居省會也即審者會之内守

憲道有分上也即審各道之囚屬可矜疑立爲昭雪其許撫按會疏以請務使歲歲力行處處清審皇上政皋刑清之化豈不永賴于海隅蒼生也哉上是之而卒無議行之若古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天下之患莫深於獄動貽非命何法之與有乎孔子曰昔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竊亦曰昔之不知法者失有罪末甚也今之不知法者虐無辜甚矣嘗稽洪武初刑徒知縣李思廸失入人罪上命杖之竄于海南成化中有太守高燧知賀州刑虐

類用馬溺漬使重礙之無不破膚見骨顧以己意出入人罪不輸服則鎖之堂下石閘十日爾與石吉石放爾吾放爾矣民為著冊所苦皆感服巡撫朱英欲杖之繼曰繼何罪受杖英曰廢民何罪使與石閘于吉乎啓其棠務皆紛擾英嘆曰民皆民脂盡矣又有許聰者為吉安守聰以吉民黠不可治請于上勑以便宜行事此況鍾所以行之蘇州者也聰威嚴似之而其廉不如又傲上無禮上司惡之大理寺卿夏時正考察江西有告其虐死平民五十餘人竟抵聰法都丞黃景隆定下石焉

竟亦代聰職恬数年故勘平民致死者四百一十七人坐斬繫詔獄死屍腐三日蛆出首自墮人曰景隆能不畏國法傾不有天道耶縣前司迪猶悞也上卒召還國子孫後三太守若不肆之朝市何以謝當日之百姓又其後也上官孫無法紀下吏愈其恣雖世宗朝詹事霍韜言上曰臣見有官為知府一醉而捶死平民四命者矣有官僉事一怒而倒懸十三歲童子致之死者矣有夏月酷若淹禁平民百餘命致死者矣古一婦死而三年大旱今酷吏填滿天下寃結之氣豈不能感昊蒼而

致災變乎至穆宗朝葛守禮爲尚書又嘗奏言汾州知州務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滎河知縣吳朝一年致死十七人皆未有法處其意若有遺憾焉此無他皆緣監司在指但知爲人惜官不知爲民惜命是縱之使酷也吏之酷者總以濟其貪是又縱之使貪也如此可謂無法非無法也無所以執法者也今酷吏法中之刑不加小民法外之刑必不能去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者絞不枉法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故禁平民致死者絞故勘平民致死者斬此法也其後破觚爲圜改爲雜犯

而許贖犯贓愈多贖罪愈易欲禁吏之不貪不酷得乎宣宗時比因營建官吏有犯皆令運磚滿日免死罪爲民徒流俱得除用上謂吏部郭璡曰例者一時權變之宜豈後世常行之法若久行之使貪污者益肆志而公廉者無以激勸可乎令後文職官有犯悉如律不得贖其論法可知之此先朝功令似可踵而行也今日繡衣直指之使風行雷動寔儆天威人人皆奉高皇帝之法律勅風紀以振頹綱失刑者刑失死者死必不能逃之九天之上藏之九地之下使上下臣民有所畏懾而不

敗犯夫然後刑罰可清而治平可幾也竊謂法行當自守令始何也民之犯于有司未有不自下而上由令而守由守而監司由監司而撫按而總之於三法司天子設官分職以為億兆蒼生司命皆不可不得其人一有匪人於是民有不得其正命者矣故曰任法不如任人有司得人則一郡一邑之民受其福監司撫按得人則一省之民受其福三法司得人則天下之民受其福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五

中山王世家第一　　東莞尹守衡著

中山王徐達字天德鳳陽人也達長身高顴赤色太祖之從郭子興而初起也達即來從時年二十二爲人沉重有雄畧事太祖二年太祖推爲上將從徇定遠下滁陽郭子興來滁以達爲鎮撫從下和陽是歲濠饑濠帥孫德崖自率其衆至和陽就食太祖子興故與德崖隙聞之自滁來見德崖亟欲甘心之德崖軍遂擁太祖入麻湖中以爲質達急馳往德崖軍語衆曰若等柰何繆

聽訛言輕執朱公以相激也郭公誠不能釋憾於孫公亦何有於朱公執朱公亡救於孫公何益徒兩傷不如釋朱公令之還以出孫公始不兩全乎逵請以身代且將吾安知郭公之留待孫公今何如也是時于與閒太祖執急甚顧與孫公俱加好有往聯者歸言于衆子興方撫德崖項欲甚懽於是衆從逵言釋太祖我亦歸德崖逵乃還亡何子興亦卒從渡江下太平守溧水與常遇春擊蠻子海牙軍釆石走之從定金陵太祖以逵爲大將浮江東下下京口署鎮江翼授統軍大元帥太祖

爲吳國公轉行樞密院同僉發攻毗陵迎擊張九六援兵常熟破之禽九六九六士誠弟也梟鷙而善謀士誠陷有淮浙九六功爲多九六獲士誠乃大窘降于元克毗陵陞僉院轉攻定寧國拔宜興太祖往定浙東達留守趙普勝陷池州達與俞通海赴援勝大破其樅陽水寨走之復池州太祖在浙東聞捷大喜曰趙普勝吾所叠慕今當少奪其魄矣加授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太祖還命西征下潛山斬僞參政郭泰沙河陳友諒復寇池州達與遇春迎擊于九華山下斬首萬級生獲三千

人遇春請盡殺之達曰今天下戰爭方始不可多殺以絕其歸附心遇春不聽夜阬之幾盡存三百人達以聞太祖令達縱三百人歸友諒從敗友諒龍灣張士誠陷宜興攻復之遷江南行中書省右丞從征偽漢江州友諒走武昌太祖入江州達軍復口偽漢平章胡廷瑞以龍興降太祖遂如龍興令達守江州太祖還建康龍興降將祝宗康泰殺知府葉琛叛府達行徇武昌還定龍興執康泰歸建康漢復陷江州達復往擊拔之江殘而下可守乃棄江從援安豐別將圍廬州漢寇洪都達棄

廬州遂從擊漢鄱陽湖前鋒奪漢一樓船太祖壯
其康也令達還守建康太祖誅友諒還爲吳王置中書
左右相國達爲左相國七月克廬州因狥湖南未下州
郡師至江陵故漢平章姜珏迎達鼓門請曰當死者珏
耳百姓無辜明公誠爲天下誅亂弔民請自珏始達善
勞慰之即令下令安輯他郡聞之開門而待旨不下者
太祖語達曰漢平張士誠已在吾彀中兩淮未定羽翼
未剪吳未可破也明年令達復與遇春等將兵東向下
海安取泰州與馮[illegible]并力克高郵淮安守將梅思祖率

所部州郡迎降師還以大將軍帥師二十萬率諸將伐吳與吳師鏖戰于吳興皂林之野下湖州湖州守將右丞張天騏司徒李伯昇皆與士誠先是嘯聚高郵共起者也於是并就降矣進圍姑蘇凡九月不能下令人還建康請于太祖手書示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于天性而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消弭群慝建無前之功軍中緩急將軍不肯造次少遂朕甚嘉焉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其聽將軍便宜行事時莫天祐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數遣使招之天祐[illegible]

天祐有將楊茂常沒水中出入以蠟書相聞我師
之達親解其縛推以腹心縱之茂感激又為我間往
盡以敵情輸我我故得乘其困晝夜攻之將破城時下
令軍中掠民財者斬毀民居者斬離營二十里者斬師
入而民不知有兵衣食互市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抗
王師逹虜士誠還進封信國公其冬以信國公授征虜
大將軍率諸將北定中原兵至沂州斬元將王宣遂下
山東諸郡明年戊申太祖即大位立皇太子達兼領太
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達以太

軍遡河入汴由洛進陝元平章李思齊張思道共拒潼
於潼關遣右副將軍馮宗異破走之入潼關上不欲
窮追思齊等幸汴梁召諸將詣行在命先取元都然
見上勞之曰將軍連年征討勤勞於外古人所謂忠
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久
苦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共安撫之朕觀天道
人事　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撥
之　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耳遂師渡河河北
州投戈款　兵下及克通州元君北奔遂入元都封

府庫圖籍令故奄護視元宮人民安堵承制立燕山衛使鄒將孫興祖留守而遂與常將軍西下晉冀擴廓帖木兒率萬騎出鴈門關略北平逵語諸將曰擴廓遠出太原必虛吾北平有孫鄒將總六衛之師足抗禦我今乘其不備疾走太原傾其巢穴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遂軍自救此時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擴廓可禽也諸將皆曰善引兵徑進擴廓聞之亟還逵與常將軍夜出精騎襲擊之擴廓身遁盡降其衆入定太原乘勝長驅遂至關中關中父老千人出城迎逵逵乃按軍

郊外先令入城撫諭更置官屬以鎮慰之是時張思道保慶陽李思齊保臨洮諸將勸達先由豳州取慶陽後從隴西取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悍未易猝拔臨洮西通番夷北界河湟人足備戰鬭土足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即束手降矣臨洮既克旁郡自下師至鞏昌李思齊果以臨洮降張思道走寧夏留其弟良臣守慶陽良臣佯納款夜刼我師達分諸將絕其出入攻下斬之陝西悉平上立功臣廟雞鳴山位達第一洪武三年復以征虜大將軍出西安破王保保沈

兒豁獲元宗王二人國公平章各一人王保保走和林右丞胡德濟喪師械還京遣左副副將軍鄧愈西招吐蕃而自將下興元其冬大封功臣上以達功最盛進封魏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食祿五千石予世券四年賜守墳人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賜第京師表其故里曰大功五年賜交趾弓五十彤弓百曹國公文忠宋國公勝賜如之上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之弓矢朕故以是表卿等之功達等頓首謝不敢當上曰古人有

有者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賞不亦宜乎其年復與曹宋二國公分三道出取王保保達出鴈門與虜戰嶺北失利還自後歲塡北平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稀敢復犯邊達亦戒守邊者惟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而已毋得輕徼外功啓釁上念之歲行盡即召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懽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上前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與之邸強沃以酒醉而覆之被舁卧内宿焉

與問何處內侍對曰舊內達亟起出趨那陛下五拜三
叩頭出十七年太陰數犯上將上惡之達是冬疾作上
心恐踰月瘥上特予勑慰安之越明年二月薨年五十
四上哭之慟賜葬鍾山之陰卹典一如開平王上親製
神道碑文贈中山王謚武寧侑饗太廟位第一追王三
代達行兵整而簡武而不殘成功不矜所下二大都三
省省望郡縣邑以百數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諸將
敬若神明上讀書有益以語達達出輒裝書自隨玩讀
夜分不輟好親禮儒生與說古兵法策諸將是非成敗

若數計長女尚燕王王三子皆達女出親爲王甥與天子夷輩而見必執臣禮不少間君子謂達之爲人臣也其事上也共其居功也安其藏身也哲其爲開國功臣之冠也宜哉子四人長輝祖次添福次增壽次膺緒女長爲仁孝皇后次妃代王次妃安王輝祖初名允恭上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爵輝祖嘗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書善大字建文君即位特見信任踰月兼太子太傅與曹國公李景隆同掌六軍靖難兵起景隆總師北進建文君令帥京

軍三萬爲景隆殿白溝河之戰景隆師大敗輝祖軍獨完燕軍日南逼復與都督何福往拒之于小河輝祖與大戰齊眉山斬燕千戶李彬尋召還守京城燕軍至江上輝祖尚與開國公常昇分道出禦將士多離散金川門遂失守文皇入國武臣盡推戴輝祖獨不屈召至闕之不答上怒欲誅之以元勳國舅僅褫其爵幽繫之永樂五年卒年四十上曰輝祖與齊黃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曲赦輝祖令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歲給中山

王沒後祿輝祖長子釋迦保見上賜名欽嗣魏國公欽
乞守墓南京上怒謫居中都二十二年仁宗嗣位詔復
爵尋卒子顯宗嗣正統十二年卒無子弟承宗嗣天順
元年守備南京加太子太傅七年卒子俌嗣守備南京
加太子太傅正德十二年卒贈太傅謚莊靖長子奎璧
未嗣卒奎璧子鵬舉嗣凡三領軍府督守備加太子太
保鵬舉卒萬曆元年子邦瑞嗣十六年邦瑞卒子惟志
嗣自顯宗嗣爵後而孝陵在留京遂以懿戚世世奉祀
太皇初即位以一中宰告中山王其後因之添福番卒

埒壽素通欵北平初爲右軍都督從文　皇出塞征伐乃兒
不花有功靖難兵至金川門建文君手捽增壽至左順
門腰斬之廡下文皇即位贈武陽侯謚忠愍永樂二年
追封定國公俾子景昌嗣爵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
卒子顯忠嗣卒子永寧嗣卒子世美承世世美子光祚
嗣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卒子延德嗣卒子文璧嗣膺緒
初爲尚寶卿遷大同中衛指揮僉事再遷中軍都督僉
事本朝請太宗朝以元男見尊寵仁宗初升膺緒子景
昕中軍都督僉事景璘金吾前衛指揮僉事諸孫爲指

俾勿絶也

論曰中山王方感風雲之會奮其智勇太祖遂首推爲佐命之元臣不曰所與我共有此天下者其在斯人乎自下建康太祖親與友諒角者再王再從行其它十七則皆受脤專征前旌所臨莫不頫顙歸命及至吳平入洛三分之業垂手而有其二矣用天因地在指幽燕盡洗障天氛祓修復漢官威儀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孟謂王乎一統元勳咸集王躬自古所稱帝臣王佐三代而下寧有兩乎當時元女術配英夫巨今之後

裔兩都二公對握兵柄慶流奕葉河山並遂勲名互與

天壤不朽矣

贊曰桓桓中山寔爲帥首黄鉞載麾駝金壓扭枇漢無

竪旅張若朽彝洛角崩秦燕措授玄黄爭屬雲龍慚後

勲無移簴廣室不改鄱永綏舊都啓我元后帶礪常新彝

蟬世守